

仰望天空

疏泽民

蓝天

打开朋友圈，尽是蓝天白云，它们以不同的视角，霸占了手机屏幕。于是，抬头看天——

仿佛被雨水洗过，天空瓦蓝瓦蓝的，蓝得纯粹，蓝得清澈，蓝得通透，蓝得深邃，像一块硕大无垠的蓝色玻璃镶在万里晴空。水无形，蓝天也是，它的形状取决于你的位置。坐在窗前，它是一块方形窗玻；站在小区楼丛间，它是一块不规则的瓷砖；站在树荫下，它就成了一块细碎的玛瑙；站在原野，它就是你头顶上的盖子，类似于博物馆里既供展览又可防护的玻璃盖，保护着我们纤尘不染。

是的，纤尘不染，空碧如洗，一如小时候我仰望过的天空，尤其是夏天，尤其是雨后。没有雾霾，没有灰蒙蒙的“白内障”，没有半点杂质和瑕疵，就像吸饱了蓝墨水海绵，微风一吹，就能抖落出蓝色的雨滴，似乎空气也是蓝色的，蓝得令人沉醉。

鸟儿也是，舒服得不行，就在蓝天上写字，跳舞，表演滑翔特技。不仅能看到飞鸟，有时还会看到喷气式飞机，一粒白珠如慢镜头飞行的子弹，划过头顶湛蓝的天空，身后远远地拖一条长长的白练，白练渐渐扩散、增粗，变成一条河，悬在头顶。

炎炎夏日，多仰望晴空，多看看蓝天，眼睛仿佛被水洗过，也变得清澈，纯粹，透明。

白云

一块蓝玻璃盖在头顶，未免有些单调。于是，白云隔三差五地过来，给蓝天配图戴花。

洁净无垠的蓝色画板，可供云儿自由挥洒。挥洒是无拘无束的，也是富有灵性的，自由组合，随意拼接，每一幅画卷都是鲜活的水墨，每一张组图都是灵动的浮雕。水墨浮雕是动态的，犹如魔术大师的表演，你一低头，它就有可能变幻出另一种图案，很有意思。

通常，白云是轻盈的，如棉絮，如纱巾，如绵羊，如白兔，如玉兰，在蓝玻上安静地盛开，慢慢地游走。世界那么大，原野那么美，急什么，慢慢走慢慢看就是了。于是，云的影子，梦游似的，在田野里徜徉，在山坡上流连，大地上便铺开明暗相间、斑斑驳驳的地图。若是被云的影子罩住，会感觉天色一下子暗下来，气温一下子降下来，风摸在脸上，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凉丝丝的。抬起头，阳光沿着云层的四周迸射，洒下万丈光芒，每一道光芒都似一根垂降的银针，耳畔尽是铮铮的金属掷地之音。

有时候，云层显得厚重，堆积成皑皑雪山。云层下端平而黑，与天空模糊成一片。云层顶端如原子弹爆炸的蘑菇烟团，由内而外不断翻滚，膨胀，云柱不断升高，遮蔽了阳光。天空突然暗下来，原野也跟着暗下来，不远处的云脚却变得更亮了——黑乎乎的云脚烂了个洞，白花花的雨水倾盆而下，亮起一道道白剑——暴风雨说来就来了。

彩虹

一场暴风雨过后，天空往往挂起一道靓丽的彩虹。

彩虹呈半圆或圆弧形，由外而内，依次呈现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，犹如孩

子的水彩画晾在雨后的天边，晾在阳光初现的云缝里。彩虹挂在天上，你会联想到婚礼现场的拱形门，它的两只拱脚隐约在不远处的山坡上，似能伸手可触。一脸欣喜地跑过去，彩虹之脚不断移位，始终跟你捉迷藏，若即若离。这才知道，有些虚幻的东西，看似近在眼前，实则远在天边。

也并非在雨后，也并非呈现完整的半圆。夏天的黄昏，天边扯起片片灰黑色云块，挤挤挨挨的，遮住了太阳的笑脸。空气是温润的，潮湿的，似能挤出水来。鸟儿从头顶飞过，滴下湿漉漉的鸟鸣。循着鸟影望去，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天边悬着一小截七彩光弧。顺着光弧的轨迹搜寻，会看到更小的一截，如碎裂的玉镯，隐在云层的缝隙里。发现彩虹是一件兴奋的事，孩子们一脸新奇地喊：看那，彩虹！于是，大地上的一双双目光，如手电筒齐刷刷地射向天空。

最有趣的是彩虹里套着彩虹。外面的彩虹大，里面的彩虹小，但都以太阳为圆心，划出同心弧。最外层的彩虹色彩较淡，与青灰色天幕融在一起，不容易被发现，但若仔细搜，还是能看出它的行踪。发现难得一见的双重或多重彩虹，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激动的手举着相机、手机，对着天空一阵“咔嚓”，于是，朋友圈便升起一道道彩虹，为夏日的黄昏作了温情的注释，远方的朋友见了，都说很好看。

晚霞

火辣辣照射了一天的太阳渐渐西沉，落入地平线。与地平线相接的云朵被太阳烘烤了，熔化了，燃着了，变成了火烧云。

火烧云是阳光送给蓝天最后的晚妆。头顶上的天空由湛蓝变成青灰，西边的天空呈现出灰白。落日余晖给云层镀上了金边，云层厚薄不等，颜色便由暗褐到橙红再到明黄渐次过渡。与白天的白云相比，黄昏时分的火烧云更加绚丽夺目，描形状物也更加栩栩如生。

晚饭后沿着河边散步，很容易看到火烧云。它们有的像奔马，在草原驰骋；有的像羊群，在荒野奔突；有的像豺狼，仰天长啸；有的像野猪，拱地刨食；有的像老农耕地，扶犁挥鞭；有的像樵夫伐木，挥斧斫斫；有的像虎豹争斗，不分胜负；有的像丧家之犬，落荒而逃……小时候在课本中读过《火烧云》，觉得神奇。但眼前的火烧云更有趣，有的烧在云层底部，如红彤彤的辣椒；有的烧在云层顶部，如成熟的仙桃。它们都是鲜活的，动感的，从形状到色彩，变幻无穷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，在天空的沙盘上表演沙画。

火烧云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晚霞。

大多数情况下，晚霞呈条状分布，轮廓不甚分明。它们如仙女拖曳的彩色纱巾，如刚出炉的钢水，如熊熊燃烧的烈焰，如漫山遍野的红杜鹃，如打翻了的颜料瓶，但颜色比彩虹更加丰富，单就那红色，就有砖红、桃红、腮红、水红、腥红、紫红、玫瑰红等十余种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最美的，要数站在湖边看晚霞。明灿灿的霞光倒映在水面上，泛起一道道金色的波光，如一尾尾金鱼欢快地打着水花。红彤彤的落日倒映在湖水中，湖面上拉起一条长长的红色光柱，亮闪闪的波纹给光柱打上一道道褶皱，犹如时光的年轮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湖边的晚霞、落日、渔舟都虚幻成海市蜃楼，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古井贡酒 年份原浆

庆祝改革开放

四十周年散文大赛征文

生日

张昕

烈日似火，暖风如熏，日长夜短的酷夏总让人难熬。蝉在绿叶浓荫处嘶鸣，地面冒着热气。即便夜幕低垂，荷风香气，依旧溽热难耐。立秋了，好像看到了“秋”字，心中便吹过一丝凉意。梧桐叶绿，早晚还是一样的热，怕是到处暑，天才会稍凉吧。

立秋是我的生日。赶巧了，因为过的是农历生日。我出生在骄阳如火的夏天，天地如蒸笼。每一个生日，妈妈都会告诉我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她的苦难，于是我常常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天。

村庄一如既往的炎热。竹林深处没有风，唯有光线从每个树缝间射出，在干燥的地面上跳跃。茅檐低矮，妈妈走出房间，穿过田野，下到河滩，再走到河对岸的乡医院。还不是时候，医生让妈妈回去。妈妈一步步，在阳光下艰难地走。河沙细软，深一脚浅一脚。河水缓缓流过，芦苇哗哗地响。妈妈回到家，接着洗衣做饭。傍晚妈妈痛疼难忍，家人赶紧将她送到医院。晚上九点多，我才出生。女孩，医生大声地告诉大家。没有人高兴。在八十年代的农村，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。

闷热的空气，沉闷的气氛。妈妈躺在床上热的大汗淋漓，身上的痱子，像一只只小虫噬咬着皮肤。爸爸实在看不过，咬咬牙在供销社赊了一台电风扇。这是老家唯一一件电器，给正在坐月子的妈妈带来了清凉。这个铁家伙和我的年纪一般大，现在还摆在家里。

我常想为何我的出生是妈妈的苦难日，为什么要重男轻女？我用现在的眼光看三十年前的人和事，总是会议愤填膺。然而乡村的闭塞，不论是交通还是信息，都要更滞后。村庄的土路长满杂草，阴雨的泥泞阻碍了前行。河流上没有桥，竹排撑走慢悠悠的时光。炊烟袅袅，终究飘散在天空。田野广袤始终是谋生的唯一出路，除了土里刨食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坐完了月子，妈妈就下田劳作了。汗流浹背，生活的大部分就熬在这面朝黄土背朝天里。

坐在空调房里，望着外面白花花的太阳。爸爸妈妈总是感慨农家“双抢”，越是热越要出门，割完了稻子就要马上栽秧。日落天稍凉，更要抓紧时间，一般都要忙到晚上八九点钟，才从田里抬起脚。百般劳累却收获甚微。那样的日子是怎样走过来的，无法想象。

今年的生日，还是像往常一样地简单过。妈妈煮了一个鸡蛋，让我拿到门后躺着吃，说这样更有记性。爱人给我买了生日蛋糕，千里之外的弟弟发给我微信红包，大家抢的不亦乐乎。灯光温和，房间里凉悠悠的，大家吃完蛋糕，就各自忙去了。天空没有月亮，或许是高楼遮住了。几粒星星在天空寂寞地闪着，无人关心。远处的站前区灯火通明，湿地公园幽暗的水面映着光亮。小城的夜晚宁静祥和。

我出生在三十年前的乡村。当我站在异乡的小城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我的乡村离我那么遥远。听说村里的人都搬走了，村庄合并起来，全都盖起了小楼。田野全部被承包，平坦的沙地田，机械收割，只要几个人力几天就可以做完整整一夏的累活。时代的变化多么的大啊。

当我离开家乡，在异乡安家落户。我们注定是终老他乡的人。每一个酷暑里的生日，都让我一遍遍地回想我的村庄和父母的青春。三十年过去，我走出了村庄，走出了家乡，和爱人为自己的孩子撑起一片天地。而村庄也在变化着，不再闭塞和滞后。信息发达的今天，一部手机就把天涯海角的最新资讯带到面前。每个人都享受着改变，也在参与着改变。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立秋并未给炎热的天气带来秋意。走出空调，便觉热气环绕，汗落如雨。今夏少雨，蝉鸣不绝。云从天边升起，成了高耸的云峰。今夏将尽，我又过了一个生日，又想起了从前的日子。